

散文·小品文獎

初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謝麗笙

周昭翥認為本屆散文獎參賽作品多元、多變，與往年不大相同，「這次看到各種與社會現象相關之作，如狼師誘姦、自焚、原住民權益、對司法的質疑等。」李時雍同意：「過去通過作品能了解當年度關注的議題或是書寫的風潮，今年則沒有集中關注的議題，是點狀的。」

言叔夏指出該組作品最大的問題：「作者架構的題材，是從生命裡許多面向勉強拼湊而成的，無論文字或是材料之間的關聯性，讀來都有點尷尬。我選了一些形式上不那麼突出的作品，作者非常有耐心、專注地用緩慢的速度，架構出真正重要的東西。」陳夏民亦有同感：「許多作品努力拼貼很多意象，但有些題材並不適合這樣的對待。」他並提出，「不知道是否現在『可以很專心講一件事情』沒這麼酷了，很期待以後的寫作者能只專注一個主題，並且把它寫好。」

孫梓評表示，「感覺有一群三十至五十歲的素人寫作愛好者，提供了很多有趣且少見的生命經驗，讀來滿愉快的。」特別的是，「這一群作者似乎厭倦了傳統的散文書寫，不管是敘述的聲腔，或是慣見的某幾種書寫模式，因此開始尋找一種新的、屬於自己的口吻，訴說一件可能我們已知的事情，無論是對生活的想像，或是對現實的批判。」初次擔任此獎評審的房慧真直言，「如果照以前文學獎評審標準，可能有某些在文學技巧就會被刷掉的素人之作，但多年下來，反而希望看見清新的參賽作品：各行各業如禮儀師；各種成長過程如被霸凌。」因此，她選出不一定符合傳統文學獎的口

味，「還是比較重視作者要講什麼，以及故事到底好不好。」

王盛弘認為此次題材多元，「最好的作品是能潛進記憶深處，寫那些傷害與遺憾，比如家暴、單戀、失愛。而作品中普遍瀰漫著厭世，魯蛇，自厭自棄，還有憂鬱症，則可能是這個時代的氛圍。」他指出，「四千字是很適合寫散文的篇幅，即使經驗匱乏者也可以寫，無論題材選擇是否有過人之處，四千字恰好能做很好的結構經營與隱喻象徵。我審稿時還是會注意技巧的成熟度。」首次參與評審的楊隸亞表示，該組題材多與家庭、親子相關，以及年輕一代的愛情書寫；前幾年常見的同志主題則較少見。文字描述方面，她讀到許多碎片、喃喃自語，「不知道是否因臉書、IG普及的關係，有些創作者較不擅於大幅度的完整書寫，敘述者位置會變換或轉移，造成閱讀時的破碎與障礙。」

關於小品文獎，周昭蓓認為，同樣呈現多元的面貌，閱讀時滿過癮的，「比如有一篇寫香水，能夠掌握到氣味一閃而過的那種相遇感覺，確實不錯。或寫同志，在這麼小的篇幅中，整體表達不僅止於表象或認知，而是寫個人內心較幽微的情感；包括禁菸或香港雨傘運動的題材亦然，這可能是此獎長期累積的成果。」李時雍表示，不論敘述或內容，寫作者恰能在小品文的篇幅中掌握此文學形式，因此選出的作品共識高，但無特別突出之作，「如何通過這體例，更深刻地描述一個事件，這批作品還未夠滿足我。」

言叔夏認同兩位評審的看法，「可能因為形式剛好類似臉書、IG慣用的短篇篇幅，因此整體來說掌握得較散文好。這次讀散文經常覺得不耐或拖沓，而小品文則具有一閃而現的形式之美。」此外，她



感覺小品文容易出現素人寫作，「有些生命經驗或生活的觀察，不是長期在學院寫作者可以經驗到的，這是其寶貴之處。平鋪直述寫出這些題材時，只要跨過一個非常幽微的界線，就是好作品；但若某一個零件沒有掌握到，就會覺得犯了滿大的錯誤。技巧與材料之間的拿捏，就是評審標準之所在，事實上頗為困難。比如，我們推薦了一篇作品，作者寫自己住院，孫子與太太來看他，最後出院，通篇以有趣的語言表達，這也是小品文的另一個面向——幽默感，那種在民間遍布的，很純粹的、語言本身的能量。」

陳夏民延伸言叔夏的看法，「素人、民間文字的能量，尤其表現於對白，是生猛有力的。」只是，「故事的質很好，但作者無法百分百寫得精采，可能前幾段很好看，一不小心，就會轉移到別的方向或是暴露出某些缺陷，有點可惜。」因此他提醒，需注意如何將自己的故事寫成讀者能輕鬆理解、不易感到尷尬的狀態。

孫梓評指出，「小品文在過去常被評審討論到底該屬於散文還是極短篇，今年的作品較沒有這種尷尬，似乎已經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讀到了各式各樣的切片，剛好是小品文這個文類可以承載的：有時是時代的切片，有時是生活的切片，有時是心情的切片，一千字的篇幅非常適合負擔這些。」同組評審的房慧真表示，可能小品文和書寫臉書的字數差不多，常有練筆機會，因此整體水準在散文之上，「尤其小品文著重白描的工夫，如何寫一個人物或現象，基本功很關鍵。有人擔心現代人都滑臉書不看书，書寫能力是否會下降？但這次有許多令人眼睛一亮之作。」另外，關於喃喃自語的碎片式

書寫，「剛好適合小品文的體材，在開始厭煩之前，就會自行結束，但這種狀況也像個盆栽，長得很好，仍有其局限。」

王盛弘表示本屆題材十分生活化，反映時下熱門的社會議題，如獨居老人、中年失業、移工、外配、兒童綁架、勒索病毒等，「要得出什麼樣的作品，仍視寫作者表現在文字的性格而定，包括其人生觀或價值觀。」此外，「讀到非常多女性對於自己目前處境的不滿，比如母親管不住兒女、妻子不知道丈夫在想什麼，或是照顧家庭的精神壓力，感覺在壓力鍋裡快要爆炸了，可說反映出現代女性的處境，或是女性的復仇或逆襲，這是這次讀到最強烈的發洩。」楊隸亞則點明她的篩選標準：「用簡單淺白的文字，完整寫出其經歷，很真心地表達生活的真實面貌；另一種則明顯是老練奸詐的創作者，已經設計好一個完整的套路，也會選入。」

散文·小品文獎

複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董柏廷

擔任過十幾屆初審的劉梓潔，首次負責複審，她表示，「小品文獎作品質量愈好，複審就能更任性、更嚴格地選出自己喜歡的作品。平庸與勵志之作，雖無不好，但衡量後就會被淘汰。相較往年，今年質量更齊全，有種再升級之感，作品更深入生活，讓我看到更多人間群像。以往總覺得作者藏在作品背後，這次更能感受到作者的真誠與真實。」

鍾文音亦表示驚豔，「這次小品文最好的地方在於，許多篇都寫人物，要在這麼短的篇幅裡將人物立體化很難得，亦有寫實親情，不再有太多虛擬的感情，也有幾篇文字很安靜。整體讀來，一派文風寫實，一派是文字細密，帶點日本老作家味道的風格，已經好久沒有讀到能寫得這麼細緻的小品文了。」

胡金倫發現，「今年似乎有銀髮人士參賽，這是一個好現象；另一點就是題材多元，有親情、擬人／擬物筆法、旅遊題材，外籍勞工等，水準非常高。」

關於散文獎參賽作品，劉梓潔覺得，「以往初審看到大批親情書寫、同志書寫或是病痛書寫，今年幾乎少見了。散文寫作到今年彷彿已經整個轉型跟升級：談經驗，不單只講情感，反而會深入至思想；從個人經驗出發者，能推至更大層面的議題思考，不再只是抒發心情。反而公平與轉型正義的題材少見了。」

鍾文音將參賽作品主題歸為幾類，「涉及宗教、性別、憂鬱疾病、叩問寫作、懷舊回憶等，文字較偏向曖昧與抽象，偷渡詩的意象的美文滿多的；另外，哲思思辨也容易落入抽象的語彙，還在寫手階段的寫作者常叩問寫作意義。」她接著指出，「今年遊記類較無出色作品，寫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反而較成功，可說是在抒情與敘事之間評比、取捨。我期盼能看到更多生命經驗特別、無法被虛詞取代的作品。」

胡金倫談及自己發現的題材類別，「一種是自我，一種是大我，但這次大我的作品較少，無論是社會議題，轉型正義，土地房子權益等；反而個人層面的作品變多，譬如寫個人記憶的部分；另外一種：內部的聲音大過外部的聲音，甚至自問自答，同時亦有涉及宗教與神的題材。而這次雖有幾篇寫旅行的散文，但都平鋪直述，處理得不算好。」

散文獎

決審會議紀錄

記錄◎董柏廷

與自己真誠對話

時間：二〇一七年十月六日下午二時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一樓會議室

決審：阿盛、周芬伶、郭強生、鍾怡雯、顏崑陽（依姓氏筆畫排列）

會議開始，先由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，本屆共收到三百六十七件來稿，由王盛弘、李時雍、言叔夏、周昭翡、房慧真、孫梓評、陳夏民、楊隸亞等八位委員分四組進行初審，選出四十二篇作品進入複審。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，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，於複審時參與計票。再由胡金倫、劉梓潔、鍾文音等三位複審委員，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。決審委員推舉顏崑陽擔任會議主席，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。

郭強生：作品題材同質性高，寫成長與家庭創傷較多，感覺寫作者年紀較輕，以前有「留學生文學」，現在則有「研究生文學」：文學科系出身，有點文青調調，文字帶有某種腔調，但那腔調很多

是模仿而來並非自發的。篩選過程中感覺困難，因為無論題材或文筆，相似性太大。好的散文應是跟自己真誠對話的過程，生命中經驗過的任何事，寫作者只要能抓住一個點，並在那一點上與自己好好對話，就會很精采。但這批作品多是敘述很多外圍的事物，與自我的內在對話較為缺乏。

鍾怡雯：我反而覺得這次作品滿好看的。第一次擔任決審，我看得很仔細，發現幾點：第一，研究生文學是其中一種類型。第二，疾病書寫。作者從不同角度處理「病」，有些把病寫成配角，有些則做為主角。第三，回到散文基本面，書寫生活，從中又能再細分為兩種：一種是自我對話，一種是特殊經驗。然而，無論怎麼寫，最終還是要回到「如何深刻表達生活」上，此外就是其思考與觀點。我也注重「情感深度」，最後才看文字表達是否精準。我並不是太在意題材，若文字基本功與架構能力無法駕馭想寫的題材，還是等於零。

阿盛：若要再細分，本屆作品題材還是不盡相同，此次評審最大的感受是，沒看到比較「奇特」的文字技巧，也沒有難以理解或費腦筋的作品，是不錯的現象。我樂見書寫生活的散文，不管是描寫情感，或是生活周遭各種各樣的人事。以往看到以文字取勝的作品，通常會斟酌一下，因為文字技巧我並不很在意，較注重作品內涵，能否讓我有相當程度的共鳴或感動，看作者是否足夠真誠地展現情感。

周芬伶：可能是競爭很激烈，進入決審的這幾篇作品水準差距非常小，書寫策略也有所不同。以前寫法充滿戲劇性，或是找一個特異的題材，但這次不管寫法或題材都過於安全，因此作品就難有特



殊性。我的取捨點在於：作者有沒有寫作的潛質，具不具未來性，寫出來的東西有沒有說服力，甚至是否能代表這個世代的書寫模式。

顏崑陽：跟去年相較，今年很難看到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，差距真的不大，沒有什麼特別突出之作，使我在排名時斟酌很久。散文是最古老的文類，也是最平常的文類，會寫作的人基本上都能寫個幾筆，差別在於寫得好不好而已。主要從日常生活、切身經驗開始，因此寫親情、家庭、成長過程的作品比例較高，新拓的題材反而少些。寫生態的作品只有一篇，寫同性戀的作品兩篇，其他相當多是日常生活經驗。創新本身可以是找尋新題材，拓展讀者閱讀尚未達到的部分；也可以是舊題新寫。親情是每個人都有的經驗，可以找不同的角度切入或是透過不同形式表現，但今年看不太到創意部分，普遍來說缺乏深度，表象描述多了，能透過深入思考以開展讀者新觀念的作品較少。

經評審協商，決議首輪每人不分名次，圈選四篇，結果如下：

三票作品

〈不散〉（周芬伶、郭強生、顏崑陽）

〈玫瑰之夜〉（周芬伶、鍾怡雯、顏崑陽）

〈安島島民之死〉（阿盛、周芬伶、顏崑陽）

一票作品

〈男人的手肘〉（郭強生、鍾怡雯）

〈神在〉（阿盛、周芬伶）

〈水火戰場〉（阿盛、鍾怡雯）

〈蟻路〉（阿盛、郭強生）

一票作品

〈他〉（郭強生）

〈格列佛〉（鍾怡雯）

〈沙漠〉（顏崑陽）

○票作品

〈小組聚會〉、〈女兒〉、〈針〉、〈不如我們重新來過〉、〈邊走邊寫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優、缺點。

一票作品

〈他〉

郭強生：從沒看過一篇散文講自己的父親被槍決，作者用很淡的筆法寫司法的問題，與其他的作品寫成長創傷相較，只有他能跳出自我的損壞。我滿喜歡這一篇。



阿盛：我查了一下台灣司法史，沒查到文中敘說的案件，因為是散文，所以我比較要求真實性。且就內文所言，平均一個月要出庭一次，基本上也不太可能。另外，從民俗觀點來看，槍斃以後才祭拜天地，也說不通。

鍾怡雯：句子都很短，讀起來感覺急促，行文太乾澀。短句會有短句的效果，但這篇沒有做出來。

周芬伶：這題材如果努力寫一定會成功。如果我來處理，可能需要一本書，但作者只用單篇，反而讓讀者難以進入事件所要表現的情感。只知道是隔了一個距離去處理，這也許是作者的創意，但處理得不够好，有點可惜。

郭強生：確實，我也擔心此篇是否為虛構，我願意放棄。

〈格列佛〉

鍾怡雯：此篇寫當上父親後又罹患憂鬱症的感覺，道出性格陰暗面，格列佛的譬喻也滿好的，把意象從頭貫串到尾，同時自我調侃，不讓自己完全陷溺病中。不過，設計感太強，讓我有点遲疑，這篇我不堅持。

〈沙漠〉

顏崑陽：這篇我要請各位再重新考慮。題材是年輕人會關注的，把考試失利的挫敗和男女之情的挫敗交織一起，並用沙漠意象隱喻個人處境，文筆簡練流暢，節奏靈活，轉折自然，所要抒發的感情

含蓄收斂，有淡淡的哀愁，不灑狗血，雖然個人性較強，也沒有闡述太了不起的深刻道理，但若體貼到這階段年輕人面對自己人生的狀況，也算寫得貼切。文字很好，真誠、無造作。

阿盛：當然可以體會作者真誠地寫出內心的狀態，但我覺得入選也可、不入選也行，不入選的理由是，似乎單調了些——考試考不好，跟戀人發生一些事，在年輕人心中是大事，可以理解，但形容為沙漠，會不會稍微過度了呢？

一票作品

〈男人的手肘〉

郭強生：這是唯一一篇有真實幸福感的作品。作者經過什麼創傷、如何克服，都可讀到過程，其中他用了一個很好的技巧：不直接告訴我們父親已經過世，而是淡淡地說跟男朋友回老家發現一袋生芽的蘿蔔，原來那是父親最後留下的蘿蔔——這個處理很真實，讀了很受感動。文字自然，沒用很多大敘述，只用短小得有如蒙太奇靈光閃現的片段連接，是一種悼念文的新寫法，我很欣賞。

鍾怡雯：我喜歡這篇的生活感，用局部手肘代替全部，藉由情人手肘動作就能知道料理什麼食物，觀察非常細緻。從頭到尾用紅蘿蔔的意象貫穿，包括最後父親過世，這袋紅蘿蔔也成爲一種提醒，非常自然。照理說這類題材應該要灑一點狗血，但他完全沒有，而是從現在的生活去回憶爸爸，等於轉了兩、三折，看起來隨性的寫法其實很困難，也能適時帶出生活化的語言，讓悲傷題材具有輕



快感。

阿盛：我覺得這篇不是很寫實，假設只是一、兩次蹲著觀察還可以，但每次都蹲著有點不太真實。另外有個疑點：何以廚房還留下一袋發芽的紅蘿蔔，就是離婚的老爸還愛著媽的證明？少了明確線索，我沒辦法被說服，還是我太鈍了呢？

郭強生：前面提到，小時候因為母親喜歡紅蘿蔔，所以老爸經常做紅蘿蔔料理，但「我」其實不愛；後來母親與父親離婚，「我」本來以為可以不用再吃紅蘿蔔，但老爸還是堅持料理紅蘿蔔，就是不要讓「我」忘記母親，而也在最後才終於了解父親的心理——沒有說出口的這件事，是埋藏了一輩子的。

周芬伶：其實我非常想選這篇，後來沒選是覺得好像還缺少了點什麼。同志書寫到現在可以出現非常自然、生活化，又帶有那麼一點情欲的作品很不容易。這篇的開頭跟結尾都用了小說的筆法，但覺得需要更長的篇幅，才能把父親的故事跟作者現在的愛情銜接起來，若能再多一些這部分的描寫就好了。

顏崑陽：這篇我給它的評價也不低，不過，通篇採取較像小說的筆法，我認為不管場景敘述或是動作的描寫，都應該要跟主觀情緒有相當程度的暗示或呼應，這篇充滿很多微細動作，但我太明白那樣寫是要暗示什麼心理？作品最終還是要回到表情達意，所有場景跟動作都應該聚焦想表現的主題。這篇寫得瑣瑣碎碎，較難帶領讀者進入感受，像是一顆鏡頭固定在那，捕捉各種細碎動作。當

然，這是一種風格，但我還是想從作品中抓到能感動人的情意。

〈神在〉

阿盛：先寫父母的宗教信仰，以及信仰所帶來的哲理與痛苦，再寫自己對特定宗教信仰的看法，兼涉各種願望與祈求，頗有人味，文筆沒有太多矯飾，讀到後面，小孩所受的心理折騰，對應父母親的宗教狂熱，讓我很有感觸。向神許願、見神就拜，是日常生活中人們會做的事，而文章裡表達的願望也都很平凡，頗能打動我。

周芬伶：這篇屬於傳統寫法，敘述直接，把想表達的核心清楚說出來，沒有任何讓人費猜測的地方，但問題也可能出在這裡，少了空白讓讀者思考，情感也比較滿。從父親的信仰到她的信仰之路，從一開始極度懷疑到叛逃，最後自己也走向信仰，才終於體會信仰的意義——清楚表達出信仰之於人的意義。

郭強生：我還算喜歡這一篇。從中看到敘述者一生的轉變：父母以宗教為名義教養小孩，孩子也有其心理掙扎，最後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信仰。全篇經由文字敘述進到讀者內心，而非只是說教。寫得很淡，卻寫得真實，將紅塵世界、假神明世界跟最後找到的自己的世界交織，是其優點。作者想批判的其實不是神，而是人——只是，談信仰的作品會否太主觀呢？是我唯一的遲疑。

鍾怡雯：我對文中的轉折有點疑惑，因為主述者的爸媽在她童年時，就加入宗教團體，更用這樣的價值觀去養育她，等於她是一直受宗教影響的，後來她自己也去拜民間信仰，但這中間缺少一個強



而有力的轉折。此外，寫法有點過於生活化，若要把這題材寫好，應該要思考用什麼方式寫出來是最有力的，但到了後面變成論述，感覺就有些弱掉了。

顏崑陽：作者從自己的經歷敘述怎麼走入世俗與宗教信仰，受到父親的家暴，起因還來自迷信，之後又在學校遭受霸凌，一個不斷遭受挫敗的人生，當然會轉而求助宗教信仰。但我在讀的過程中不太被感動，因為敘述手法有點樸拙，一路下來平實敘述，段落很長，節奏感遲緩、沉悶，少了靈動感。

郭強生：作者且意在言外，寫出台灣對宗教的信仰有一點走火入魔的狀況，只是沒有直接批判。

〈水火戰場〉

阿盛：這是勞動者親身體驗之後的書寫，敘述條理分明，雖有一部分寫得很細，但不瑣碎，節奏掌握得很好，譬喻巧妙、有創意，生動傳神，有臨場感，非常流暢，一氣呵成，毫無刻意雕琢。讀後覺得這樣的勞動書寫是滿好的，也很有人情味。

鍾怡雯：這篇就是建立在生活經驗上，從實戰經驗走出來的——廚房即戰場，這工作也是作者的生命歷練。全篇節奏明快，使人身歷其境，對於這行業該注意什麼，專業名詞等，都掌握得很恰當。我且欣賞的一點是，寫動作時，還看得到情感。結尾結得不錯，她離職時，提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」，與內文呼應。

郭強生：這篇把工作現場寫出來，那個逼真感很好，裡頭揭露了很多該行業的眉角也很有趣，但

我有個懷疑：這份勞動工作對作者的意義是什麼？裡面有人情沒錯，但這個行業對作者來說，僅僅一個過渡，那麼，對於那些不能說來就來，說去就去的人們而言呢？我有點擔心這會像知識分子對勞動階級的旁觀。

周芬伶：這篇有些段落真的不錯，寫動作的地方也都處理得滿好的，但沒有一個最核心的主題。透過這些場景，作者想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呢？舉個例子，徐國能的〈第九味〉，就能把滋味與人生境界連結在一起，但這篇的深度沒有出來，而且段與段的銜接也隨性，找不到重心。但我承認，它的文字相對來講，是比較講究的。

顏崑陽：飲食文學，大部分是美食家品嚐食物後，從審美角度切入，或是研究飲食文化者找材料去鋪陳，也有將飲食連結社會文化與政治，轉成隱喻與象徵進行創作。而這一篇切入角度特別，從現場銜接，但就是客觀寫實太多，甚至寫得很瑣細，一篇散文的虛實配置需妥切，這篇實占八成，虛不到兩成，工作人員內心的體悟幾乎看不到，深度就難出來，頂多是客觀描述。不過，文字確實不錯，流暢、沒有太多毛病。

〈蟻路〉

阿盛：這篇是典型「小題大作」的作品，小小題目好好書寫，語調幽默又不顯得油條，作者的觀察也很細膩。透過很日常的題材，多少也描寫到一些人性，頗有意思。

郭強生：我很喜歡這一篇，但我覺得更像大題小作，最後結束的部分太好了，像在暗示某種生態



的反撲，簡直是另一類的生態書寫，告訴我們螞蟻這微小生物的生存力其實很大。這篇應要反著看，一開始以為寫生活閒趣，但到最後，等主述者想要開始大舉撲殺時，螞蟻卻突然都不見，留下一點神秘感。不單只是一篇情緒散文，還有層層布局，製造了微微戰慄感。

周芬伶：因為寫得實在是太細了，且用的套語又多，光看那些套語，會覺得作者對文字缺乏一種自覺性。就結構來講，如果將最後一段當做開頭，我可能會很耐心地把它看完。但也不能說寫得不好，有些片段其實還滿不錯的。

鍾怡雯：寫這樣的小題材要有很好的寫法，或者文字要很特殊，要能夠出奇制勝，但這篇稍嫌四平八穩。

顏崑陽：寫物的題材，無論詩或散文，總在虛實之間。除了客觀描寫物種的形象、生態或是現象，最重要的是，必須通過「物」，書寫出想要表達的核心主題，這篇寫實太多，片片斷斷，跟著讀下去，卻看不到究竟想透過這樣的書寫表達什麼深意。郭強生很能體會它的深度，但最後螞蟻一下子統統不見，只要有經驗的人都知道不可能，顯然最後一句完全是虛構。

三票作品

〈不散〉

顏崑陽：題材講的是埋在家族與個人心理間某種成長的創傷，作者用濃霧意象貫穿，藉以暗喻自

己內心的憂鬱也好，哀傷也罷，始終無法散去，整體呈現灰色調。散文當然不必用道德衡量，也不一定要以勵志看待，只要將真實經驗誠懇敘述出來足以感人就夠，這篇文章品質沒有特別好也沒有特別差，但能適切將哀愁淡淡敘述出來，不過，結構上，前面提到流氓之死，後面轉到自己的處境，以及與母親間的互動，關聯似乎不明顯。

阿盛：誠如顏崑陽提到的結構問題，作者前面使用一千多字提流氓，接著提風水問題，大概可以將流氓理解成一個遠房親戚，但後面就再也沒有關心他，感覺有些牽強，我覺得不管是新手或老手都應該留意「關聯性」。

周芬伶：這篇作品一開始的氣氛跟味道有抓住我，從頭到尾都有一個哀傷的基調存在，因為不知道如何述說，就從離她最近的死亡事件說起，繼而連結到母親也嚮往死後世界的某種精神狀態。主題探討死亡以及如何活下去，以及與母親之間的疏離關係，這些都不是會在傳統散文裡看到的，或許跟現在這個世代普遍較灰色或厭世有關，導致他們過早思考死亡。我選進來，是因為覺得它並不刻意，運筆淡淡的，但可以看到作者的個性、形象，與一些可能性。

郭強生：文字的強弱度掌握得很好，作者從人生的苦難中產生另一種反思，可又非說教式，講家族敗落的同時，又關照到自己，跟母親之間的變化寫得非常好，那個距離她有戳進去，不只是隔著距離敘說，前面流氓死亡的部分，我倒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少讀到的安排，而且在讀完後，一定還會記得流氓的死，會繞回一個「孤獨死」的意涵，敘述者也認為自己是家族裡頭死了不會有人管的人，讀到



最後發現那是一種呼應，她看到她未來孤獨死的可能，效果營造得很好。

顏崑陽：假如是將流氓之死與未來可能孤獨死的互喻，在後面技巧上應該要多有連結，不用強烈，至少點一下，讓讀者能產生聯想。

鍾怡雯：這篇寫宿命觀點，很無奈卻寫得很淡，我也認為流氓之死，應該再縮短，不用寫得那麼長，也認同顏崑陽剛才提到，中間應該要再點一下，雖然不是致命性的問題，結構可以再調整一下。

〈玫瑰之夜〉

周芬伶：這是缺點較少、透過技巧將內容銜接得較好的一篇，作者將靈異節日跟童年父親家暴的記憶，以一種窺看角度敘述，有新穎感，文字雖不是特別漂亮，但也沒有太大缺點，處理得不錯。

鍾怡雯：作者把童年看見父母的各種情況當成鬼故事講，照理來說，這應該是一個創傷，而作者卻使用懸疑甚至帶點戲謔的口吻——本來可以處理得更深入的東西，被輕輕放掉了。雖然架構完整，但沒有用力戳進去，文字四平八穩，沒有太多驚喜，把該寫的東西寫完了，意象也能緊扣，但關於父親的形象並沒有在敘述中呈現。

顏崑陽：家暴事件在現代社會裡所在多有，一般從個人切身經驗寫父親家暴，通常會過度切入，不是非常哀傷帶著憤怒怨恨等強烈情感，就是灑狗血，但這篇處理的方式是作者退了出來，帶有一種距離，用比較理性的態度面對過往經驗；同時，當自己成為父親，也擔心會因為過去的經驗讓妻子懷疑自己能否成為一個正常的父親，他很理性地處理說服自己成為一個好父親的過程。借用一個鬼故事

節目，與玫瑰的種種象徵，虛實交錯間充滿技巧的轉折，敘述上也滿自然的。雖然感情濃度因為拉開距離後沒有這麼深入，但也因此留下一些讓讀者能參與思考的空間，手法特別，寫得不錯。

郭強生：我對這篇意見反而比較多。一個人目睹父親痛打母親這麼多年，勢必被這件事情影響很深，甚至怕被老婆以爲自己可能成爲另一個家暴男，因此隱瞞往事——人生若有這麼一個大缺口，卻沒有在鋪陳中看到如何克服，只說小時候看了一個恐怖節目，看完不能睡覺，後來才發現是看到爸媽做愛或是家暴，最後覺得母親像是一朵玫瑰盛放，過程似乎不太真實。讀完會感覺作者是邊寫邊想，而無法真正將經驗進行有效的組織。

阿盛：我也一直在思考《玫瑰之夜》跟父母之間的家庭暴力到底連結得好不好？感覺作者像一個旁觀者看著事件發生，但實際上他也是家庭的一分子，感受應該非常深刻。玫瑰的意象，前面部分都可以接受，但最後的部分我一直在斟酌，讀來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就結束了。一個人若是從小接受這樣的狀況，傷害應該非常深，有的甚至無法自拔，如此輕描淡寫，雖說是不灑狗血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我跟郭強生有相同的疑問。

〈安島島民之死〉

阿盛：這篇起先看不太順暢，逐漸看下來我感覺很喜歡。全篇從信天翁死去談人類與大自然等生態衝突，雖帶著一點批判，但不是那麼疾言厲色，也有淡淡歎息引人深思，題材並不討喜，但不討喜中仍覺得作者有真切的經驗跟感受，文字相當不錯，敘述技巧也很好。



周芬伶：這種題材不是很好寫，生態主題已經有這麼多人寫過，作者用神話、寓言筆法由遠而近地寫回主題，迂迴的寫法讓抒情空間變大。現在年輕世代的寫作者在處理大議題，或是很致命的題材時，常會使用冷處理，不太喜歡把核心直接寫出來，所以我們這個世代讀他們的東西很難馬上感動。這一篇也採取這樣的方式，我是可以接受的，無論題材、文字，結構、節奏都很流暢，也能感受到參賽者的企圖心以及氣勢，各方面都處理得很適度。

顏崑陽：這一篇屬於生態文學，這些年來生態文學已經成為很重要的文類，這種題材在書寫時很容易變成一種生態環保的聖經意旨，也很容易變成強烈控訴或批判，但這一篇能夠走出這樣的模式，用較為抒情、柔軟的敘述手法呈現，滿有技巧，更用擬人方式寫信天翁，帶著抒情筆調，一路流暢、乾淨、從容地敘述，最後才揭露島民是信天翁，稱代詞也隨之改變，正式面對信天翁的生態問題，適度加入一、兩句嘲諷：「台灣沒有海洋文化，只有海鮮文化」，一針見血。

郭強生：劉克襄寫過一本《永遠的信天翁》，這篇文章中所提的議題，劉克襄都講過了；此外，我有点懷疑作者從頭到尾沒有親自摸過信天翁，是透過二手資料寫成，因為完全沒有提到「我」做信天翁標本當下的感覺。

鍾怡雯：對於環保題材，我會給多一點注視，這篇給人的感覺是寫他跟「島民」之間的情感，你可以說作者故意拉開距離來寫，即使如此，總也要使人讀到感情。且因為這題材太特殊，我們一定會拿相似主題的作品比較。因此，題材雖特別，其寫法與視野不足，是我沒有圈選它的原因。

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，一票作品除〈沙漠〉保留，其餘皆被放棄。評審針對八篇作品，進行第二輪投票，最高8分，最低1分。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：

〈不散〉 27分

〈阿盛3分、周芬伶7分、郭強生6分、鍾怡雯7分、顏崑陽4分〉

〈男人的手肘〉 27分

〈阿盛2分、周芬伶4分、郭強生8分、鍾怡雯8分、顏崑陽5分〉

〈安島島民之死〉 26分

〈阿盛6分、周芬伶8分、郭強生2分、鍾怡雯2分、顏崑陽8分〉

〈神在〉 25分

〈阿盛8分、周芬伶5分、郭強生7分、鍾怡雯4分、顏崑陽1分〉

〈玫瑰之夜〉 24分

〈阿盛4分、周芬伶6分、郭強生3分、鍾怡雯5分、顏崑陽6分〉

〈水火戰場〉 23分

〈阿盛7分、周芬伶3分、郭強生4分、鍾怡雯6分、顏崑陽3分〉

〈蟻路〉 17分

〈阿盛5分、周芬伶2分、郭強生5分、鍾怡雯3分、顏崑陽2分〉



〈沙漠〉 11分

（阿盛 1分、周芬伶 1分、郭強生 1分、鍾怡雯 1分、顏崑陽 7分）

由於〈不散〉、〈男人的手肘〉同分，評審進行第三輪投票，以舉手表決：〈不散〉獲阿盛、周芬伶、顏崑陽三票奪下首獎，二獎為〈男人的手肘〉，三獎為〈安島島民之死〉。〈神在〉與〈玫瑰之夜〉同列佳作。會議圓滿結束。



散文獎·小品文獎決審簡介

阿盛

一九五〇年生。本名楊敏盛。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曾任職媒體，現主持「寫作私淑班」。著有散文《三都追夢酒》等二十餘冊、長篇小說兩冊、詩歌一冊；主編散文選集二十二冊。

周芬伶

一九五五年生。政大中文系畢業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。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著有散文《北印度書簡》、《美學》等多部，小說集《花東婦好》等多部，論文集《孔雀藍調——張愛玲評傳》等多部。





郭強生

一九六四年生。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。現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。著有散文《我將前往的遠方》等多部，長篇小說《斷代》等多部，短篇小說《夜行之子》等，編有《99年小說選》，文學評論集多部。



鍾怡雯

一九六九年生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。曾任《國文天地》主編，現任元智大學中語系專任教授兼主任。著有散文《麻雀樹》等多部、論著《永夏之語：馬華散文史研究》等多部。



顏崑陽

一九四八年生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。現任輔仁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。著有散文《窺夢人》等多部；小說《龍欣之死》；論著《反思批判與轉向：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》等多部。